

對於性侵案件處理比較細緻的《黑白正義》(Marshall)

看《黑白正義》(Marshall)這部電影，我一直想到多年前的名片《梅岡城故事》(To Kill a Mockingbird)。一樣是白人女性指控黑人男性性侵，一樣引發社會恐懼與激憤，黑人被告的命運岌岌可危。正義的達成看起來都是律師成功揭穿說謊的女人，讓被告無罪釋放。



雖然美國歷史上的確存在這樣的案例，但當我看到被告律師質問女性告訴人：「你為何不反抗？」「你當時為何不大叫？」「枕頭旁邊有一架電話，你為何不撥電話求救？」無視暴力對於女性被害人的威脅與心理制約，我還是感覺不安。我知道的是，追求種族正義是不是一定得訴諸強暴迷思？在一宗白女人指控黑男人的性侵害案裡，我們究竟要優先擔心種族主義，還是性別歧視？

相較於1962年拍攝的《梅岡城故事》，《黑白正義》這部電影對兩者之間的矛盾有比較好的處理。編劇沒有讓劇情一面倒，而是讓律師紮實仔細地從證據去推斷與挑戰告訴人的證詞，有根據地而不是用刻板印象捕風捉影攻擊告訴人的證詞。

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律師的結辯，律師結辯裡勾勒了一個告訴人為何誣告的故事，那是一個糾結著性別與種族的故事，那是一個律師同理告訴人艱難處境與幽微心理的故事。因而即便告訴人的故事被揭穿，被告被判無罪，告訴人還是感受到自己被理解。從告訴人的表情來看，她似乎對被告感到歉意。而被告的表情也顯示他對告訴人的諒解，因為他們同樣在性別化的種族主義下受苦。

或許是因為年代與地域的差異，設定在1930年代初期阿拉巴馬州的《梅岡城故事》，與發生在1960年代康乃狄克州的《黑白正義》的案件，有著完全不一樣的結局。值得指出的是，相較於當年的名著名片，2017年這部可能沒什麼人知道的電影，已不再用粗糙的方式處理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之間的緊張關係，是以更值得推薦。

也因此，這部電影雖然講的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大法官 Thurgood Marshall 的故事，但對我的意義遠遠超過 Marshall 的傳奇。